潞水客談

潞水客談序

孺東徐子初入諫垣首疏言西北水利事方下水衡議未果行而徐子適以累謫太平既出都門猶對客劇談其疏之所未竟悃悃款款庶幾當事者之必行也已而次其語為書曰潞水客談云客至越以示張子張子讀之數過嘆曰有是哉徐子之急於謀國而忘其私也人情一遭摧挫不特

悻於色則戚戚於中尚何暇慮及於
國而徐子乃獨不然可不謂難哉雖然徐子
嘗令吾山陰矣予稔知其為人蓋倜儻非
常之士是區區者曷足以槩徐子顧其所
談者誠
國家大計耳今之籌國者孰不以財用之不
給為憂又孰不以漕渠之不可恃為慮然
而西北之境沃衍千里昔人所以坐致富

强者其成跡具在若虞文靖丘文莊之論亦既詳且確矣而卒莫有肯任其事見之施行者何也豈非以積敝之餘驟振為難利未及興而或以滋害歟兹固老成謀國者之所宜慎也然審如徐子所云先之京東以次推廣責之守令不設專官多方勸募不煩公帑不彊民之所不欲不奪豪右已成之產不為官司收種之擾若是則所

謂法行以漸而不驟有萬全之利而一無
其害者復何疑焉蓋是書也集古今之議
而酌其宜析利弊之源而殫其畫視虞丘
二公之論益詳且確矣籌國者果采而行
之即使萑葦之場盡為庾廪殆非虛語也
財用之不給漕渠之不可恃又豈足憂乎
抑予又聞之貸息之法一也金陵試之於
鄞邑既收其效而行之於天下卒揣其禍

然則法豈有常哉要在得人焉耳吾山陰
固瀕海之鄉也徐子往爲令嘗築海塘甃
河堤水之利乃其所已試者故其言鑿鑿
如此誠令西北之吏皆如其人急於謀國
而忘其私舉其法而善行之則其利豈特
一郡一邑而已乎嗚呼以四海之廣賢才
之多而謂鮮其人可以任西北之事分
國家之憂者則又予之所未信也客将梓是

書閒張子言而韙之遂用以為序

萬曆丙子秋日山陰張元忭序

潞水客談

徐子徵入諫垣居無何以罪逐客有唁於潞水之湄者見徐子屏居野寺中讀楞嚴諸書意適無懟色則數徐子曰子以外吏一朝列侍從之班際

聖明在上固希世之遘也曾不能畢節馴行效尺寸以圖報塞乃抱纍而往將自棄於

明時且子嘗欲乞身以奉菽水使子亟成其志寧有今日哉奔走竄逐間負

國恩而遠親養忠孝兩無當也予竊爲子悲之徐

予聞言零淚緣纓坐客而與之語曰客之數予
予則悲矣客亦惡知予哉予始待罪垣中首跡
西北水利事水衡當事者迂其言置不省予迺
撫膺而嘆曰當今經國訏謨其大且急孰有過
於西北水利者乎雖然槩而行之則效遠而難
臻驟而行之則事駭而未信蓋西北皆可行也
盡先之於畿輔畿輔諸郡皆可行也盡先之於
京東永平之地京東永平之地皆可行也盡先
之於近山瀕海之地近山瀕海之地皆可行也
盡先之數井以示可行之端則效近而易臻事

狎而人信又恐其難于遥度也則又累糧屬三
三縣事者走永平灤海近山之境相度而經略
之既得其水土之宜疆理之詳始信其事之必
可行而猶冀其言之獲售也歘再疏以請草具
將上適與罪會使予得罪稍緩則疏必再上或
庶幾其言之獲售使予不欲再疏以售其言則
乞養以退當在始疏報罷之時寧濡忍以及罪
譴負
國恩而遠親養誠如客言予則悲矣客亦惡知予
哉客曰予聞天下事諫官皆得言之今

天子銳意化理予職諫數月即水利報罷寧無崇論

竑議可以動聽而中當事者之指廼諰諰爲惟

冀水利之復行亦左矣且予謂經國訏謨其大

且急莫有過於西北水利則又予之所未解也

徐子曰禹功茂矣而濬畎距川廼其盡力而終

身者騶孟談王田里樹蓄厥惟先務客惡得以

水利而左之乎將爲客悉其利決雨暘在天而

時其蓄洩以待旱潦者人也廼西北之地旱則

赤地千里潦則洪流萬頃惟寄命於天以幸其

雨暘時若庶幾樂歲無飢耳此豈可以常恃哉

惟水利興而後旱潦有備其利一也

神京北輦財賦取給於東南忠於謀國者鏡勝國之往事慓杞人之隱憂尚有出於河流外者惟興水利而西北儲蓄近取常稔視東南為外府可也中人之治生必有附居常稔之田始可以安土而無飢廼國家全盛之勢據上游以控六合獨待哺於東南近廢可耕之田遠資難繼之餉豈計之全哉今運蚤而積久儲蓄信有賴矣然運蚤而收之不及其熟有浥損之患久積而散之恒過其期有紅腐之憂水利既興則田疇

之間要皆倉庾之積其利二也東南轉輸每以數石而致一石民力竭矣而國計所頼歉暫紓之而未能也惟西北有一石之入則東南省數石之輸所入漸富則所省漸多先則改折之法可行久則蠲租之詔可下東南民力庶幾獲甦其利三也昔禹播河入海而溝洫之修尤盡力焉固以利民亦以分殺支流而不以助河之𧇊河之無患溝洫其本也周定王以後溝洫漸廢而河患種種矣今河自關中以入中原合涇渭漆沮汾沁伊洛瀍澗及丹沁諸川數千里之水

當夏秋霖潦之時諸川所經無一溝一澮可以
停注曠野洪流盡入諸川其勢旣盛而諸川又
會入於河流則河流安得不盛流盛則其性自
悍急性悍則遷徙自不常固勢所必至也今誠
自沿河諸郡邑訪求古人故渠廢堰師其意不
泥其迹疏爲溝澮引納支流使霖潦不致汎溢
於諸川則並河居民得利水成田而河流漸殺
河患可彌矣其利四也古人之晝地而國也曰
我疆我理南東其畒旣順土而宜民亦設
險而禦侮也晉之邀齊也必曰盡東其畒以爲

戎車之利晉之利齊之害也今西北之地平原千里寇騎得以長驅若使溝澮盡舉則田野之間皆金湯之險而田間植以榆柳棗栗既資民用又可以設伏而避敵其利五也往者劉六劉七之亂持竿一呼從者數萬則游惰歸之也蓋業農者寡其田里惟游惰之民輕去鄉土而易於為亂今西北之境土曠而民游識者常惴惴焉誠使水利興則曠土可墾而游民有所歸消釁弭亂深且遠矣其利六也東南之境生齒日繁地若不勝其民而民皆不安其土廼西北遼

嵩之野常疾耕而不能徧蘇子謂聚則爭於不
足之中散則棄於有餘之外其不均固如此也
今若招撫南人修水利以耕西北之田則民均
而田亦均矣其利七也東南多漏役之民而西
北罹重繇之苦則以南之賦繁而役減北之賦
省而繇重也使田墾而民聚民聚則賦增而北
繇可輕其利八也沿邊諸境有轉輸不能至者
招商以代輸蓋有數頃之田困於一商遂棄粲
以他徙其有曲避轉輸之苦者則私以折色兌
軍商得苟安軍無宿儲即承平勿論設有烽警

何以待之惟近邉田墾轉輸不煩其利九也屯田之成熟者多屬隱占久則難稽矣然亦不必稽也西北非無田之爲患而不墾之爲患彼既墾而熟矣何必歸官始爲國家之利哉惟自其荒蕪不理者召募墾之則新屯固種種也兵之壯悍者既心恥於負鋤而其羸弱者又力疲於荷戈驅兵爲農勢固難行惟募之爲農而簡之爲兵則心安而力奮屯政無不舉矣今天下浮户依富家以爲佃客者何限募而集之可立致也募農以修水利修水利以舉屯政其利十也

塞上之卒土著者少不得已而有募軍則居行給餉爲費不貲又不得已而有班軍則春秋遞徃疲於奔命又不得已而椄籍勾補解襒方登逃亡旋報閭閻重困行伍又虛若近塞水利既修屯政大舉田墾而人聚人聚而兵足可以省遠募之費可以蘇班戍之勞可以停勾補之苦其利十有一也宗祿勢將難繼咸切憂之而莫肯任其議將以難遺後人而後之難更有甚於今日此不可不亟爲之圖也世有勇於建議者則曰裁其祿弛其禁而已夫不資之以謀生而

徒曰裁其祿則饑寒者孰恤不定之以安居而

徒曰弛其禁則流離者孰依我

聖天子睦族展親之仁必不忍其至是也昔范文正

以兩府祿入尚能廣義田以廪族人矧以

國家之大而不能使

天潢之派皆飽食而安居乎今西北之地曠土猶

望於其閒擇人一[illegible]者官為墾闢分戶而田如

中尉以下量識祿之差授田若干使之安居而

食其土其後支庶漸繁田不再授蓋既授之以

田開其治生之端彼知田不再授則皆及其始

授之時勤儉明農於其間以歲食之餘漸墾田而擴產為長子孫之計其雄桀者不失為富家翁即庸拙者亦可以依田力穡其與坐食多餒散處失所者相去遠矣其利十有二也昔之有志者嘗欲倣井田之遺意授民之產而惜其時之不可痛豪強之兼并限民之田而恨其勢之難行今若於西北空閑之地修舉水利則倣古井田亦可也限民名田亦可也古昔養民之政以漸可舉其利十有三也古者以井畫地度地居民比閭族黨井自為界民不可多得尺寸之地

而地亦不可多得一介之民民與地適相均若
今通都大邑之民踵接肩摩而爭繁習靡多梗
化而敗俗其爭必習朴者惟寥廓之鄉爲然今若
畫井居民衰益其多寡使民與地均如古比閭
族黨之意則教化可興而俗尚自美其利十有
四也客曰信如子言水之利溥矣西北皆可行
獨先於京東者何居徐子曰京東輔郡而薊又
重鎮固股肱
神京緩急所必須者矧其地負山控海負山則泉
深而土澤控海則潮淤而壤沃利水尤易易

予所屬二三解事者盖遍歷山海之境閱兩月而迈披圖出示如指諸掌也爲言諸州邑泉從地湧一决而通水與田平一引而至比比皆然姑摘其土膏腴而人曠棄即可修舉以兆其端者自西歷東如密雲縣之燕樂庄平峪縣之水峪寺及龍家務庄三河縣之唐會庄順慶屯地皆其著者薊州城社則有黃厓營城西則有白馬泉鎮國庄城東則有馬伸橋夾林河而下城南則有別山舖及夾陰流河而下至於陰流淀蹤渠皆田也遵化西南平安城夾運河而下及

沙河舖地方又鉄廠湧珠湖以下至韭菜溝上
素河下素河百餘里夾河皆可成田遷安縣杜
徐流營山下湧出五泉合流入桃林河又三里
橋湧泉流出灤河又蚕姑廟湧泉成河與灤河
相接夾河皆可田之地盧龍縣燕河營湧泉成
河及營東五泉湧湲四出至張家庄撫寧縣西
臺頭營河流亦自燕河營湧泉而來皆可田自
西以東如豊潤縣南則大寨及刺榆坨史家河
大王庄之地東則榛子鎮西則鵶洪橋夾河五
十餘里皆可田玉田縣清庄塢導河可田後湖

庄䟦湖可田三里屯及大泉小泉引泉可田其間有民所不業之地有屯地有牧馬草地屯草之地屬於官官為闢其蕪而收其利不難也至於民不業者召民業之官為助其力何至連阡以棄鞠為茂草乎至於瀕海可田則自水道沽關黑崖子墩起至開平衛南宋家營之地東西度之百餘里南北度之百㭷里皆𨽻豐潤其地與吳越瀕海之沃區相等今萑葦彌望而繫名於勢族然葦之利微即勢族亦無厚入於其間也若如吳越人田而耕之則利十倍於葦即

捐其一以與勢族使不失其舊入勢家亦何憾焉昔虞文靖公之議東極遼海南濱青徐瀕海皆可田之地今豐潤實其中境歟舉其議而行之茲非其先當致力者乎蓋先之京東數處以兆其端而京東之地皆可漸而行也先之京東以兆其端而畿內列郡皆可漸而行也先之畿內列郡而西北之地皆可漸而行也在邊陲則先之薊鎮而諸鎮皆可漸而行之至於瀕海則先之豐潤而遼海以東青徐以南皆可漸而行也夫事有小用則宜大則局而不通大用則

宜小則窘而難布玆其試之一井究之天下無不利者事有旦夕計功而遠猷不存積久考成而近效難覩玆其暫之歲收久之永賴無不利者特端之於京東數處因而推之西北一歲開其始十年究其成而萬世席其利矣客曰西北之人歲苦水害柰何利之且彼宿苦其害而子驟言其利其不信亦何異乎徐子曰嗟乎水在天壤間本以利人非以害之也惟不利斯為害矣人實貽之而咎水可乎盖聚之則害而散之則利棄之則害而用之則利如血之在人身流

貫於肢節而潤澤其肌膚一有壅注則上而為癰下而為痔又或溢出於口鼻而因以戕其軀遂曰血之於人害也亦殆矣今之言水害者即山川之委原未悉胡不引人身觀之也古昔盛時列國分布畫井而田甽達於溝溝達於洫洫達於澮澮達於川縱横因其地勢以取利於水今西北皆其故疆也豈古以為利而今以為害乎且東南之民爭涓流於尺寸之間何者彼固利之也謂水利於南而獨為北害此必無之理也客曰南北均利水矣而北之視南亦有難易

乎徐子曰北易客廼咤曰子固好奇甚言北之
利於水耳烏得而稱北易也徐子曰客何異乎
言哉南方之民披蓑而耕抱濕而穫蓋恒與雨
相值也長夏苗將立槁則訟風伯而祝雨師盼
盼焉以一沾濡為快廼西北之雨多於長夏而
耕穫之時少雨其易於南天時則然也西北地
曠而水衰稍一疏引水即為利東南之地
高下相懸有轉水於數仞之深者再日不雨則
桔槔之聲徹於郊原竭人力以資灌溉皆且難
地勢使然也考之古昔畎深尺許遂深二尺溝

深四尺洫深八尺澮深二仞而已未有如東南轉水於數仞之深者至如京東山之湧泉溢地而出河之支派等地而平其於西北尤為易易也東南瀕海歲多潮患蓋海之勢趨於東南也遼海以及青徐有海之饒而鮮潮之患其難易又彰彰矣柰何目為甚艱之務而棄之不四乎予謂壯易蓋亦有據而言之也客曰南壯水利修廢頓殊亦有由乎徐子曰水利修廢由於人之聚散而旋轉之機上實握之西北在三代盛時溝洫時修農功畢興厥後魏史起引漳水溉

鄴鄴以富秦開鄭國渠溉舄鹵之地四萬餘頃

關中爲沃野秦以富強至漢文翁溉灌繁田千

七百頃而蜀饒白公穿渠引經水溉田四千五

百餘頃而民以饒富馬援引洮水種秔稻而狄

道並塞之民得以樂業虞詡復三郡漱河浚渠

爲屯田而省内郡之費蓋三代之時溝洫遍於

列國水之爲利也宏魏秦國擅其利文翁以下

諸子人興其利水之爲利也專然皆在西北之

境若東南稱水利者在漢以前惟馬臻開鑑湖

而已他未有聞也及五胡之亂中原生齒漸耗

從晉室而東從者謂之僑人久則安其土而樂其生西北民散而東南利興非細故也即如東南之饒三吳稱最在禹貢揚州之域厥土塗泥厥田下下而已漢之時亦一澤國耳惟晉室既東民日聚而利漸興然其財賦亦未至於今日之盛也至五代時錢鏐竊據以稱饒及南宋偏安以致富則民益聚利益興而財賦遂甲於天下矣嘗考宋紹興五年屯田郎中樊賓言荆湖江南與兩浙膏腴之田彌亘數千里無人可耕則地有遺利中原士民扶携南渡幾千萬人則

人有餘力若使流寓失業之人盡田荒閒不耕之田則地無遺利人無遺力以資中興由此觀之則宋室方南之時東南尚有曠棄之田及其季年人多而田少豪右擅陂湖以自殖地利盡而民不聊生者聚故也東南地利盡而西北曠廢厥有由哉今

國家當全盛之時兵戈不試者二百餘年西北生齒日漸繁夥而東南之民爭附於輦轂之下誠勞來安集於其間則民聚而利無不興矣即畫井而溝洫之亦不難也矧秦漢以下其興利而

足民者獨不能尋其迹師其意而行之乎何至待哺於江南也彼其𥮅據稱饒偏安致富者亦不得已耳乃今

國家奚賴焉其機固在一旋轉間也客曰西北利水吾固知其舊矣然吾聞懷慶絕守嘗因丹沁支流疏渠成田民頗利之絕去而田亦隨廢又如真定楊中丞之家居也亦嘗募南人緣水墾田歲入甚饒及滹沱旁決桑田之變祇贉息間耳豈久廢之餘固難卒舉者乎徐子曰是所謂廢食於噎非通論也夫利水之法高則開渠卑

則築圍急則激取緩則跡引其最下者遂以為受水之區因其勢不可強也然其致力當先於水之源源則流徽而易御田漸成則水漸殺水無汎溢之虞田無衝激之患彼懷慶當丹沁之下流而真定尤滹沱所必衝者也安能久而無患哉盖不先於其源之故也嘗考桑乾水發於渾源州經保安之境則自懷來夾山而下至盧溝橋狼窩地方衝溢為患漫至彰義門

先朝屢經修築為費不貲今保安境上聞有用土牛遏水成田者恐亦不能久而無患也若晉責

有人多方招募使桑乾上流皆引水成田則豈惟保安之田恃以無患而懷來以下水患亦殺矣予又嘗物色瀛海之間如元城窪羅家灣窪郝家庄窪高橋舖窪章家橋窪皆連阡黑壤嶮為水區非不可田顧以下流受黑洋等九河之水非先致力於水源未可儌利旦夕而終貽水患也客曰子論甚悉然世之疑而不敢行者亦有說焉一難于得人二憚於費財三畏於勞民四忌於任怨五狃於變習子亦不可不察也徐子曰儌子言予亦籌之夫畏事者既因循而不

理事者又輕率而罔功固奚得人之難也是必有經畧之功而無紛更之擾使利興而民不知則善矣世固有能任之者亦不如宋人專以勸農之名亦不如今制責以水利之職盖勸農而與水利牧養斯民之首務也今若另設勸農而水利又有專職則若於牧養斯民之外增勸農水利一事彼之號為牧養斯民者又將何為耶今之開府持節與藩臬守令皆以牧養斯民也勸農水利責將誰諉惟於開府持節者得人以擇藩臬以擇守令久任而責成之殿最繫焉

利興而民不知者可坐而致也世之言費者吾惑焉夫捐數萬金之費於春而收數萬石之穫於秋費于帑而償于田此庸人操十一之利者尚甘心焉曾謂善於謀國者而顧以費為憚乎且始為而穫繼是有興即以所穫者為資漸而廣焉不煩再費也畏於勞民雖蘇文忠公嘗有是論文忠公之言曰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皆略盡矣今欲鑿空尋訪水利所謂即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一空審如文忠之言民信

勞矣予謂不必於牧養斯民之外而專設勸農水利者亦恐其喜事勞民如文忠公之言也誠得牧養斯民者擇其勢順而功省之處暫出官帑募願就之民經略其端以示倡率之機使民灼然知水利可興則必有䝉勸而爭先者庶令不煩而事自集若槩以水利役民使貧民皆於追呼妨其生業而富家反擅其利予嘗見水利使者檄下諸邑閱治水利輙飽吏胥之槖而害及閭左此文忠公所以極論而深嘆也然生有二妨小民之業然隱而害深奪豪右之利然顯

而謗速既不槩以水利役民民無追呼之擾然
不叢於小民矣而豪右之利亦國家之利也何
必奪之周禮使世祿地主之有力者與其廣瀦
鉅野之可以利民者曰主以利得民曰藪以富
得民彼小民獨自利而力有所不逮官為倡率
豪右從而兢勸於其間則借豪右之力以廣小
民之利固主與藪之遺意也方欲藉之烏曰奪
乎此何以任怨爲也北之治田也逸南之治田
也勞彼其以惰心而乘之以逸習卒而驅之宜
有未從者然彼之鹵莽而耕亦鹵莽而穫所入

固徼也以南之勞治壯之田則一畝之入倍於數畝而旱潦可以無憂誠一驅之其嗜利之心必潛易其好逸之習且相率而爲逸者以其習之故然比閭族黨皆然也官爲倡率有能爭先力田者稍優異之則皆恥於逸而趨於勞矣昔張全義起於群盜其尹河南也當喪亂之後白骨蔽地荊棘彌望居民不滿百戶全義擇人以修屯政招徠農戶流民漸歸遠近趨之如市全義爲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至

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絲衣物民間言張公
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蠶則笑耳
有田荒蕪者則集衆杖之或詰以乏人牛則召
鄰里責之曰彼乏人牛何不助之由是隣里相
助比户有積蓄在洛四十年遂成富庶蓋其勸
農力本生聚教誨變荒墟為富壤非偶然也誠
使西北散養斯民者能以全義之心為心未有
狃於故習而不變者不一曰倡率而遂曰習之
難變奇乎夫得人而任捐公帑以募就役之民
宜惩譎不生惰習可變而田功畢舉矣延若不

費公帑不煩募民而田功自舉者予又得而熟籌馬邊地屯田以餉軍也其道有三倡力耕之機定賞功之典廣世職之法而已內地墾田以阜民也其道有三優復業之人立力田之科開贖罪之條而已蓋大將固偏裨卒伍所望而趨也今諸邊沃土多大將養廉之地使大將肯以其地畫井而田以率偏裨卒伍無不響應而競耕者昔郭子儀因河中軍嘗乏食廼自耕一畝將校以是為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軍有餘粮昔宋廖給事中剛亦嘗

首陳是說也將卒捐生而赴敵者冀以功而獲賞也今若計田行賞又如廖給事所謂執耒之安方之操戈之危豈不特易此賞一行萬頃不難得者信然矣今富民得納貲以列武弁職冗而軍政無裨也若倣虞文靖公之意聽富民欲得官者能以萬夫耕則為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先試以虛銜綏其征科俟其田入既饒積蓄漸充則命以官而量征其稅就所征者給以祿佩之印綬得世其官練集其耕夫以寓兵於其間真良法也民之流離棄其業而畏不敢復

蓋瘠瘐未起科督又嚴甚則舉其宿負者而取盈焉此宜上有以招徠之蠲其負寬其征時其賑貸則流離競復荒蕪漸墾矣漢之盛時孝悌力田同科蓋務本重農以寓勸率之微權也今若定爲之制有能於荒蕪之鄉墾田而井者田得自業而輸其稅於官官因稅而稽田因田而定等上者如納粟待銓次者遥授散職又其次者補胥吏而役於官則力田者競起矣贖罪有條借貪墨以行私者何限也使令罪而有力者捐貲墾田官課其墾田之費與贖罪相當則歸

其田而收其稅即無力宜遠配者亦得近属於田畝之間以力墾田而贖其罪此固法行而人亦樂從也倘舉數者而行之屯田可興墾田可多又何必費出公帑而後煩募民哉客曰就子數說尚有可疑者捐生而獲邊賞積汗馬之勳而獲世職欲以田畝之勞並之可乎力田贖罪田固彼之田也稅入幾何恐無以足經費而佐司農之急談何容易予更籌之徐子曰審時度勢各有攸當也敵氛既接軍功為先邊烽稍寧屯政急矣倘屯政舉而邊地墾食足兵強虜來

而應之有勝算虜去而守之有長策又何䇿功之足羨乎若徒尚軍功則忽內修而啓外釁非國家之福也且邊人之剽悍者勇於赴敵其稚魯者樂於力田各以其長邀上之賞又何妨焉今邊地久蕪師不宿飽非懸殊格亦何望屯政之修乎即兵興之時轉餉勤勞亦得與對壘者論功客何疑之至於世職之法所繫於今日之邊務者尤非小也今之武弁能因世閥以樹功名者固亦有之然其間困乏孱弱僅存者種種矣惟其先世汗馬之勞不忍遽廢則可耳欲藉

以練卒而應敵必不能也彼富民欲得官者能以萬夫耕則其財力智識已出於萬人之上能以千百人耕者亦出於千百人之上其財力智識既足以為主帥之倚用使之部耕夫以為勝卒又皆其衣食安養者必附而力倍其與今之武弁困乏孱弱剝羸卒以自肥固天壤懸也子孫席其世業亦不至於遽替即有替者又必有財力智識之人代其業而繼其官邊圉之間轉弱為強茲其大端矣瀕海之地

國

初皆設墩臺分戍嘹守以備南倭今草頭沽闕

及水道沽關以至於新橋海口赤洋海口等處
遺址尚存日漸圮廢遐想
國初設墩分戍固將備倭亦以南壯勢懸使瀕海
墩戍連絡於其間則內地有梗此路可通又防
徼慮遠之深意也惟其初設墩戍稀少冀後漸
增然無田可耕則墩戍漸廢勢必至也今若於
瀕海闢田以世職之法屯駐於其間久之田益
闢而人益聚則海上為樂土瀕海有通道即內
地有梗南壯不至懸隔於
國初設墩分戍之意固相成也

國家分兵而屯授之以田統於衛所之官法非不詳然久則田隱占而屯亦漸廢蓋田授於官兵非己業也惟富民得官屯駐則其田固已業子孫相承稽覈自詳無隱占之患蓋井田而寓封建之意也夫富民捐己之貲闢荒區以輸稅養耕夫以寓兵其利於

國者多矣就其所入給以祿朝廷御之以虛名使之世其職而守其業有增課之饒無養兵之費又何靳而不與乎彼積汗馬之勲者祿入兵費皆仰給於縣官歲糜而無補安可以此例論也

今民間子弟入冑監者例得輸三百五十金若使力田者於荒蕪之野墾田三百五十畝得比輸三百五十金者而同科則國家一時雖未得三百五十金之入而歲收三百五十畝之稅歲歲積之其得更倍蓰謂千鎰而家藏不若銖兩而時入此尤易曉也田少而殺與贖罪而入者即是可推也若恐力田可同於輸金則必有僞增田畝以欺上或始而墾旋而廢難以一一稽之則又不然夫民間始繫名於冑監距其入銓得官之時多者三十年少亦不下二十年所墾

之田歲入官稅揔而計之當不止於三百五十金彼既墾田歲以其田之入而輸官不難也亦何樂於偽田增稅歲以厲已乎即有田偽而稅負者有司將時稽而除其名彼亦何利焉若謂

國用方詘經費之內歲少三之一必賴開納以紓其急不能徐徐以待歲稅之入則亦思之未詳也蓋經費之廣由於各邊主客兵餉所費為多若各邊屯政漸舉則經費自省况力田者得以田自利而歲稅又取足於田之所入其從之固易則以力田而應者比今輸金之人必且數倍

其願輸金者仍輸金不因此而廢彼二者並行
國用又何患焉行之積久田闢而稅廣費省而
用足則力田之科與輸金者皆可漸罷又不必
商盈詘於財賄酌多寡於開納也客曰勝國都
燕凡百年虞文靖公之議格焉未行我
國家定鼎於茲又二百年矣通漕理財紛然建議
而西北水利未聞舉其議而行者子何惓惓於
今日也徐子曰勝國往事已無足論虞文靖公
之言既不獲售於泰定可爲之時及季年東南
有梗思其言做其意設海口萬戶已無救於元

事矣可豫慨哉今
國家承平既久竭東南之力尚不足以裕西北之儲幸外夷之款貢修内地之水利千載一時不可失也若駭而圖之其將及乎此予之所以惓惓也客曰時信可行矣然予方以罪逐宜引咎緘晦庶幾補過遄又鼓舌談
國家之大計非所謂位卑而言高者乎是益其罪也徐子愀然曰子何言葵藿在崖谷之陰見日則傾者植性之定也人臣居江湖之遠憂時益切者秉義之常也苟裨

國計即閭閻尚得言之矧予固
聖天子所嘗置諸左右而責以獻納者安敢以一出
遂自遠哉且與客談而私識焉又何罪也客於
是起而嘆曰嗟乎予去矣其有味於予之言而
冀其復行者予日望之徐子曰是非予所敢知
也然予曩上疏報罷大司馬譚公惜予言未行
公又自言久歷塞上深知其必可行也王開府
寓書於予肯身任其事咸元戎欵贼南兵之願
農者惟開府是用盖往時塞上少南人今南人
應募而至者成市其方待募而未收與募退而

不顧遂者皆可驅之為農即數千人呼吸而集也夫開府抱濟時之略而元戎有銷兵之心迺

大司馬公又握石畫於其間即予去二三同志多是予言倘有再疏以請者西北水利庶其與乎惟

國是裨奚必言之自予也予曩冀言行遅田未去適惟茲罪容譔

國恩而遠親養予亦何以自解倘人有舉其言而行者予因得以効其區區又或予之罪狀久而稍紓將陳情以遂其私力耕以奉老親歌詠太

平竊比於擊壤之遺民豈不幸與客意良厚予

將黽勉於

君親間以無忘客之大賜談已客散孫子挐舟南去

附李中丞漸菴公來書

世逵頓首向從滁中聞山陰之政竊知公有經世弘才而恐蠹鋒芒罹妬忌也故因與二三相知者論及之冀欲共為天下惜才耳不謂兊嵎公乃舉以告公而公亦以是視僕若相知者遂因燕陽公貽書於僕古人有隔千里以神交者豈公與僕之謂哉通閩公拜諫院私心無任躍然以喜以言路得人天下公議有賴也茲又得邸報見公所上封事則又喜躍以為公經世弘才果稍見之於此而僕竊憶昔荊父趙浚谷先生亦嘗與僕論及此謂

京北水利興則虜馬不能馳驅虜必不敢復窺燕
薊而兵不必調食可自足秦晉中州水利興則會
流黃河諸水皆有潴蓄而河無溢流漕渠自利江
以北水利俱興則北地所出可足京師之用而南
糧可省即宗祿亦自可取給世以北虜漕河宗藩
為三大患吾只以興水利一事並治之使不為患
其論清軍徒擾無益不若易養民兵大槩亦與公
疏指同惜此老竟未用前議亦竟未聞於朝今何
幸有公所見相合且將措之于行不徒託空言也
顒俟顒俟僕以庸庸待罪于茲忽踰一年然一無

教見愆謬且多屬者有膠河之事亦苦于籌度不
能即始見終以決利害門下倘不棄顧有以示教
使知向往幸甚幸甚

附王中丞雲衢公來書

一鶚頓首鶚也厚幸自壬戌春得奉山斗大慰平生至今以寤寐依依焉恭覩天書簡拜瑣闥中外懽然舞躍謂君德臣紀邊計民生大有攸賴也鶚所慶忭萬倍恒情及誦大疏一一皆軍國訏謨翕然有以副中外喁喁之望至於西北水利則又民所天也功德蕪禹稷矣惟鶚奔走左輔者八年其人情地利稍稍習之近水地信可稻顧其人愚而情棄天地自然之利而不知以之自潤兵惟待餔於漕民若俟兩粟於天者雖旬月不兩立視其苗

之稿也近水而不以之溉至於瀕海蕪葭彌望非不毛之地也而無人乎開闢其間視江南之江中開洲為田者何如也心竊嘆恍之先奉譚華翁教為塞下興水利期成常稔之田先小試之以漸充擴圖以裕邊儲鶚也以罷勉從事急周度之而稍得其槩盖塞徼諸兵專力於乘障荷戈之役無能執耒耜近邊居民因頻年無虜警皆歸守原田雖有闢者徂歲償伍繙可得粳米十石則知民之植稻者漸廣矣惟瀕海地曠無居人必得大捎公家

之費以招徠之安集之鼓舞之若古募民實塞下
者而後田可興也必如江南之堤海障江築堰甃
塘而後田可成也然難以費計而亦難以歲月期
大都聚人以財墾田以人財散則民聚民聚則地
闢然以時詘格焉翁昌言及此誠開天闢地之會
也鶚即無能自效竊踊躍為地方慶㬰日夕以三
復台教矣惟法從暫辭禁闥高名千古固非所聞
於門下然格君心振臣紀則
社稷賴之
天顏開霽賜環有期西北水利不止賴大議以開其

端将永賴以底於績也鶺鴒塞下無能趍道左一奉面命之教殊為悵怏毛一隅可備役使者即以之為鶺代奉鞭弭承許以疆理之詳凡誨此鶺所企望於指南者皈依孔切不知所言不次伏惟高明垂炤焉

書潞水客談後

孺東子抱經濟之才廓遠覽之識雄辯博之學達之政則迎刃有餘地章之言則萬斛之泉隨地而出故坐此享大名于天下天下以此厚望孺東子而忌之者亦以此訴病馬諫垣之居僅五月而左遷固宜矣雖然孺東子用世者也非世用者也即其志殆將以上宅

君猷下宣民爵前光典烈後垂嗣休自躋此以往焉耳孟軻氏所謂豪傑猶興者不在斯乎今潞水客談一篇迺諫垣時所上水利疏也切欲見之施行者借格於議者之弗果然一念惓惓

國民之為不容已也遂衍為此談經畫曲折無不鑿鑿悉盡其用志亦勤且忠矣具見所作中茲不贅余獨重其人以嘉其志嘉

其志以竟厥施若孺東子者豈小用乎者
扎諺有之曰射百步者視諸彀御千里者
視諸執言志也孺東子固善彀善執者由
是才以運之識以通之學以恢之政以行
之言以宣之駿名肆發而天下之厚望以
愜矣豈徒今日而已扎宅
君猷宣民欝光前烈垂後休殆立竢間取之
已而裕如矣又豈徒水利云乎哉

萬曆四年二月吉旦北凾李楨識

潞水客談後跋

余世家海岱間以農為業東北地連山海歳憂水旱渤海千乘之間則又一望巨浸矣地不可耕賦不可蠲國税愈逋民困愈甚余心私憂之而未知所以為之計也迨余竊祿江南稍復留心水利已乃憣然曰西北之地獨不可以東南之法治之乎何罪地利哉屢以語人卒未有契余心者及讀余同年徐給諫

所著潞水客談于余心有戚戚焉始信理道之可行者不待約而自合雖吾二人同心焉不為少矣或者又以南北地利之不同為疑竊謂不然今夫江北古中原之地非三代之所嘗溝洫而經界之者哉世有神禹不患水土之不平世有后稷不患百穀之不成在得人焉耳今觀其書所陳興革利害纖悉備具如指諸掌誠得人焉舉而措之三代之政其

有興矣徐君既與余同此心又安知四海之內無與吾兩人同此心者乎而此書不徒託為空言也已敬書以俟之

萬曆肆年夏月東齊朱鴻謨跋